

# 桐花鳳

高陽著



# 桐花鳳

高陽作品集B⑳

---

著者	高	陽
發行人	沈	登
出版者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恩
	台北郵局36—575號信箱	
	郵撥：0765255—8	
發行所	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號	
	電話：711—7871	
門市部	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9號	
	電話：752—4608	
印刷所	祺龍印刷實業有限公司	
	台北縣中和市復興路306號	
裝訂	嶸興裝訂有限公司	
	台北市赤峯街77巷7號之1	
定價	新台幣160元	港幣40元
初版	中華民國76年8月	

---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遠景版權・翻印必究

# 「高陽作品集」自序

高陽

從事歷史小說寫作以來，二十餘年心血所積，得書若干；計字又若干？說實話連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約畧而計，出書總在六十部以上；計字則平均日寫三千，年得百萬，保守估計，至少亦有兩千五百萬字。所謂「著作等身」，自覺無忝。

上下五千年，史實浩如煙海，所以我的小說題材，永遠發掘不盡；更堪自慰的是，以臺灣為中心的世界華人社會，無一處沒有我的讀者。有些讀者獎飾之殷，期勉之切，在我只有用「慚感交併」四個字來形容心境。

行年六十有五，或許得力於凡事看得開；更應慶幸於生活在自由自在、不虞匱乏的大環境中，所以心理與生理兩方面，可說並未老化；與筆續盟、廿載可期。不過今後的筆墨生涯，一方面從事創作；另一方面亦須整理舊稿。新作單行本將僅交由聯經及遠景兩家出版事業公司印行。

與遠景出版事業公司合作的開始，在個人的創作歷程中，是一塊很重要的里程碑；更是一種極愉快的經驗，特綴數語，敬告讀者。

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杪

郎是桐花，妾是桐花鳳。

• 清 • 王漁洋 • 蝶戀花 •



離開那道鐵門和灰黯高大的牆垣，走不多遠，就到了十字路口。

除了剛走過的來路以外，擺在張永登面前的有三條路，那一條路通往那些地方？他已記不太清楚。就算記得清楚，怕也難以選擇，他幾乎已失卻選擇方向的能力；整整四十二個月，他走的祇是一條路——從監獄到監獄的工場，然後再從監獄的工場回到監獄。

於是，他停了下來，茫然地望着車輛和行人。一輛汽車過去了，是從來沒有見過的樣子，它的背影是一張女人的臉，眼形的燈，眉樣的尾鰭；中間的車牌像一張嘴，一個沒有鼻子的女人。這使他立即聯想到另外一個女人，肉泡眼、畫出來的細長的眉毛、塌鼻子……。

「永登、永登！」

他微微一驚，抬眼望去，有人正橫穿馬路，喘着氣跑到他面前。

「漢良！」他也招呼了一聲，心頭浮起一陣溫暖的喜悅；邵漢良畢竟够交情，真的趕來接他了。

「對不起，我來遲了一步。」邵漢良握着他的手笑道：「恭喜你恢復自由！」

「好像言之過早吧？」他有着淡淡的苦笑。

「不！」邵漢良很認真地說：「這比刑期滿了恢復自由，更值得高興；昨天我去辦交保的手續，典獄長說：照你平日奉公守法的表現，早就應該假釋了，祇不過法律規定，一定得要服刑一半以上，才能辦假釋。對你好像還覺得很抱歉似地。你想，你是不是應該驕傲？」

驕傲！他在心裏喊了起來。一個貪污的公務員，接受法律的制裁，也值得驕傲嗎？然而他沒有把他的感覺說出口。他看出來，邵漢良倒確是因為有他這麼一個能在監獄中奉公守法的朋友而感到驕傲；他不能唱「反調」來掃他的興！

「我們走吧！先去洗個澡，理理髮，再送你回家團圓。」

邵漢良還記着這個古老的習俗，剛出獄的人，先得到澡堂子裏去洗掉一身霉氣。他卻並沒有這樣的迷信；但是，說痛痛快快地去洗個澡，倒確是不壞的提議。監獄裏缺少熱水，想燙一燙脚都成了奢望。一想到這裏，他立刻覺得趾縫間癢得難受；在監獄中傳染來的香港脚又在作怪了。

「『塔克西』！」邵漢良手一招，一輛紅色小汽車停在他們面前；他接過張永登手上的包裹，把他塞到車廂裏去，然後自己也上了車，向司機囑咐：「逍遙池！」

張永登還是第一次見識計程車。他記得他入獄的時候，要不要計程車正成爲一個問題在被爭論，現在卻滿街盡是這種紅色小汽車。臺北的變化太大了！

「叫汽車兜個大圈子好不好？我想看一看。」他說。

「對了！」邵漢良向他做了個眼色，「你好幾年沒有到臺北了，不妨看一看。臺北出現了許

多新東西，有些地方面目全非，怕你都認不得了。」

他意會着這是邵漢良在司機面前替他隱飾。是一番好意，卻使他看清了自己身上有一個無形的恥辱的標誌；祇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將它沖淡消褪。那需要忍耐再忍耐！他這樣提醒自己。

這時司機已遵照良漢良的囑咐，由中正路折而向東，在新生社轉彎，沿着美援高級路面的松江路，以五十邁的時速疾駛，轉入中山北路三段，往回越過復興橋，仍舊回到中正路上。

「有什麼新發現？」邵漢良問。

「臺北長高了。」

「你是說多了許多高樓大廈？」

「好像臺北的女人也長高了。」

邵漢良想了一會，大笑着說：「腦後拖一根尾巴的髮型過時了，現在盛行鳥窩式的宮妝，所以現在的小姐們，看來比從前高了些。」

「我還是比較欣賞嬌小的女人。」張永登說。

邵漢良看了他一眼，不響。

「也許因為我自己比較瘦弱的緣故。高頭大馬的女人對我是一種威脅，我好像永遠被壓得抬不起頭來。我在『裏面』不知道想過多少次了，不曉得怎樣擺脫我的威脅？我需要勇氣，慢慢地

培養，一點一點累積，然後到有一天……。」

「永登！」邵漢良像是被蜜蜂螫了一口，突如其來地大喊一聲，「你要想得寬一點，忍耐最要緊！」

望着他眼中閃現着沒來由的恐懼，張永登內愧於心，說了老實話：「你放心！我做不出什麼乾脆的舉動來的；我永遠不可能有足够的勇氣。」

邵漢良舒了口氣。眼中的恐懼化爲疑惑；然後疑惑也消失了。

「嫂子今天本來要來接你的，」邵漢良說，「她怕見了你的面會哭，讓人笑話，所以沒有來。」

「這是她對你說的話？」

「嗯。」

「對我，這可是新聞。」張永登毫無表情地說，「看來她好像還怕難爲情呢！」

邵漢良沒有答腔。中途經過鬧區，他下車替張永登買了人造纖維的褲子和香港衫，然後一直來到逍遙池。

這時才上午十點鐘，浴室還沒有上市，整個大廳空落落地祇有三五位客人。邵漢良卻仍舊要了一個房間，是張永登所熟悉的那一個；他還記得靠壁那張榻上有個香煙燒破了的洞，掀開毛巾被一看，果然有的，拿手摸着那個鏽幣大的焦疤，張永登陡生無限親切之感。



滾燙的毛巾了充分吸收了他從獄中帶出來的汗水和塵垢，再喝下一杯又香又苦的濃茶，遍體通泰，自己覺得心情開朗得多了。

「你要不要先叫些東西來吃？」邵漢良問他。

「不要。」他說。其實他很餓，但他已慣於抑制自己的慾望；剛出獄，他不願露出那種在生沽上什麼都需要補償的心理。

「那末，先洗澡吧！」邵漢良說，「洗完澡理好髮，早點回家，娘子在盼望着呢！」

張永登看了他一眼，圍着塊大毛巾向浴池走去，一面泡在熱水中讓擦背的給他搓澡，一面默默地估量邵漢良的話。

她真的在盼望着？她真的怕見了他今天出獄，會悲喜交集地掉眼淚？這是不容易叫人相信的。然而他覺得沒有理由不相信邵漢良的話。時間可以改變一切，也許寂寞替她帶來了冷靜，在冷靜中回顧過去，她會懺悔她所加於他的禍害，她會瞭然禁閉在獄中的他，祇是姓氏蒙恥，肉體失卻自由，而服刑的靈魂是她的。

也許在寂寞中，她開始會發現他的價值。二十年來，他在她眼中是渺小、委瑣、沒有出息的；但不管如何，他是她的丈夫，一個男人。對於一個女人，當她需要男人時，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正像一個男人，當他需要女人時，是沒有東西可以代替的一樣。在那無數個從高高的鐵窗中獨數星星的暗夜，他對這個需要有着深切的感受，然則設身處地替她想一想，不正也具有同樣

的需要和同樣的悵惘？

「是契訶夫的作品吧？」他想起一篇小說，一對已過中年的夫婦，因為厮守得太久，彼此都厭倦於平淡的歲月，經過一番坦誠的檢討，想出一個調劑的方法。丈夫單獨去作一次長途的旅行，每天在旅店的燈下想念家庭，並且寄出一封「情書」；妻子也在針線籃旁邊惦記行腳的丈夫，拆閱他寄來的「情書」，然後情緻纏綿地回信。這使他們獲得了第二度的戀愛，同時也享受到了久別勝新婚的樂趣。

三年半了！雖在同一個城市，卻在兩個絕不相同的屋頂之下，這也該算是久別了吧！透過時間的輕紗來看往日，往日出現了朦朧淒迷的美；濾過記憶的篩子來想她，她也曾有過旖旎溫柔的一面。展開心瓣，他朝寬處去想；然而他不知道這是對她的寬大，還是對自己的寬大？

「讓我們從頭開始！」他決定了這麼做。如果不幸的遭遇，能够隔斷不幸的過去，從痛苦中完成蛻變，那末三年半不自由的日子和其他一切屈辱，都算是換得充分的代價了。

就這樣，他自覺一池熱湯已濯盡滿身塵垢；懷着新生的喜悅，踏着輕快的脚步回到休息的房間中。

「不要理髮了！」他揮走理髮匠，向邵漢良說：「我們談談！」

已站了起來準備入浴的邵漢良，重又坐下來，不解地眨了兩下眼，靜等他開口說下去。

「我想談談今後的計劃。」

「好得很！」邵漢良的微帶困擾的臉色，一下子舒展了，「你想必早就打算過了，說給我聽聽！」

「沒有！」他搖搖頭，「我一直沒有什麼打算。祇是剛才泡在浴池裏才想到。」

「你怎麼想呢？」

他無法把剛才所想到的，都告訴邵漢良。一切的覺悟、判斷、希望、凝鍊成一句話：「我要好好幹下去！」

「對！」邵漢良用興奮欣慰的聲音讚許：「你比我所想像的要堅強得多。這才是不折不撓的男子漢。」

「但是，我需要你支持。不，」他強調地說：「你一定得要替我想辦法。」

「你是說找工作？」

「對了。」

「你的興趣在那一方面？先說出來我們再研究。」

「現在人浮於事，找職業那裏還談得到自己的興趣？祇要能够養家活口，我什麼工作都有興趣。」

「好，讓我想想。」邵漢良微皺着眉，一副集中思慮的神氣，「做公務員……。」

「公職不必談。」他打斷他的話，搶着先說：「我還沒有恢復公權，根本不够資格做公務員。」

。」

「這樣，就祇有在工商界找個位子了。」

「我也是這個意思。不過，無論工、商，我都是一竅不通。這怕有些難辦。」

邵漢良沒有答他的話，緊自眼望着空中在思索。

「這好在不是太急的事。」他倒過來寬邵漢良的心，「你放在心裏就是了。事情大小、待遇高低，我都不計較；就有一點，我希望工作不太繁雜，能有時間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說着，他去解開他的包裹，「我給你看樣東西！」他的語聲中有着一份掩抑不住的得意。

解開那個花布包裹，在一堆亂糟糟的衣服什物下面，他很鄭重地取出一個方方正正的報紙包，打開來，裏面是一厚疊寫着字的，裁成普通書本大小的紙。

「我寫的一部稿子。」他謙虛而又驕傲地說。

「稿子！」邵漢良彷彿大吃一驚地叫了起來，「什麼稿子？」

「小說。」

「哈，你會做小說？」邵漢良就像聽見猴子會畫畫般地感到滑稽有趣；而一轉眼間，他突然又出現了驚喜交集的神情，「這好啊！」他說，「你看，一部琴劍盟登了三年還沒有完，每天報紙一來，大家搶着看。你這要像他一樣，不做事也沒有關係了。」

張永登非常掃興，同時也似乎覺得受了侮辱，默默地把他的稿子包好，淡淡地說了句：「我

可沒有寫武俠小說的本事！」

「噢，」邵漢良一楞，遲疑地說：「你是寫的文藝愛情小說？」

「嗯，嗯。」他含糊地敷衍着。話不投機，自是事實，但並不足以減少他對邵漢良的敬愛；人總是有差異的，即令是一對在同一環境中長大的學生弟兄，也有談不攏的地方。如果不想使相對進行的感情觸礁，最好不要表現自己的優越，振振有詞地去談對方不瞭解的問題。

何況，張永登本來就是一個由環境磨鍊成容忍性格的先天謙讓的人。所以他反覺得自己應該抱歉；因為找了個這麼不適當的話題。

邵漢良顯然沒有察覺張永登內心的想法，也沒有再談他不甚瞭解的事，把茶房叫進來算了帳說：「走吧，我送你回家。」

張永登換上邵漢良替他買的新衣服；皮鞋也由茶房拿去擦亮了，穿着起來照一照鏡子，紅光滿面，意氣軒昂，不像個剛出獄的人。

他摸着臉，想到那些愛看相算命的朋友的話，也許「脫運交運」，真有那麼一說。他再一次對自己囑咐：一定得好好幹一下！

就在這種自我鼓舞的興奮情緒之下，他讓邵漢良陪着回到了久已生疏的家。

一進了巷子，他的心就一陣陣發緊；怯怯地想接近什麼人而又害怕似地。他的心情非常複雜，但汽車太快，不容他自己去作分析，祇是勉強鎮靜着。想到見了她應該保持怎麼的一種態度？

「靠左面，最後第一家！」邵漢良在囑咐司機。

巷子到底，左面最後第二家的門關着。綠漆的大門，風雨剝落，已完全不是三年前的樣子了。他有些恍惚，這是不是自己的家？滄桑之感溶入如夢似幻的思緒之中，使他怔怔地不知道該做什麼才好？

陡然間，大門「呀」地一聲開了一半，門前浮現了一張臉，圓圓的一團白。他吃了一驚，然後叫出兩個字：「雲仙！」

雲仙——他的妻子，眼圈紅紅地低下頭去。馬上又抬起頭來，接過他的包裹，一轉身先走了進去。

兩個男人默默地跟在她後面。張永登內心所感到的是淒涼的安慰。她的話不假，邵漢良的話更不假，她見了他的面，真的會哭。他還是第一次得到她的眼淚，它表示她對他的疚歉和她自己的愧悔。不失羞恥之心的人是可與爲善的。就這一轉念間，他不但澈底原諒了她，甚至有些憐惜的心了。

回到了客廳裏，他像個生客似地坐在靠門的那張木椅上。雲仙端給他一杯茶，沒有說話，而且視線線都避了開去；倒是對邵漢良，她卻很親切地寒暄着。

「又勞你的駕，真是對不起！」她說。

「我也去晚了一步，永登已經出來了，在馬路口遇見的。」

「我們去洗了澡。」張永登接口說了這一句，忽又感到無話可說，看到自己的新褲子，才想到了話：「漢良替我買了一套衣服，還合身吧？」

雲仙點點頭，「褲腳稍爲短了點，回頭看看，能不能放出來？」說到這裏，她又轉頭去問邵漢良：「多少錢買的？」

「這些東西現在便宜了，一共才三百六十塊錢。」

「我還你。」她轉身預備到裏面去取錢。

「不，不！」邵漢良趕緊說：「這是我送永登的，你不要給我錢！」

雲仙沒有肯聽他的，到裏面去了一趟，很快地拿出三百六十塊錢來，硬塞在邵漢良手裏。

「漢良哥！」她說：「這錢你一定要收下來，不是說你在乎這點錢，也不是你沒有買一套衣服給永登的交情，沒有別的意思，欠你的情太多了，真是自己都覺得難爲情，正好家裏還有點餘款，先還你，等要用再跟你商量。」

「既然你一定要給我，我就先收下。」邵漢良說：「嫂子，你知道的，我不會客套。」

「誰說你會客套？你我兩家的交情，用不着說一句客氣話，祇不過各人都想盡一點心而已。」

雲仙停了一下，又說：「你在這裏吃了飯走，讓永登陪你喝一杯。你請坐一下，我到廚房裏去。」說完，又拿水壺替邵漢良和永登的茶杯裏斟滿開水，才抄着圍裙向裏面走去。

這一切都看在張永登眼裏，他清楚地覺得她變了，變好了。

從前的雲仙不是這樣子的，她不喜歡敷衍他的朋友，更不大會說這樣委婉得體的話。至於招待他的朋友，留住吃個便飯，更是絕無僅有之事。現在聽她的談吐，再看到客廳裏收拾得乾乾淨淨的樣子，居然是賢慧主婦的表現，不能不讓他深深感到驚異。

難道她是真的悔悟了？他在心裏這樣問；那末是什麼因素促成她的悔悟的呢？

這不難回答。他的入獄對她應是一大刺激。再有就是國林……。

一想到他的獨子，一陣劇烈的刺痛，發自他的心底。到現在他還不明白國林失蹤的真正原因，然而這時他沒有功夫去研究，首先要做的事是找到國林。

「漢良！」他重重地叫了一聲，「國林有沒有消息？」

邵漢良似乎微微一驚，以憂鬱的眼神看着他，輕聲答說：「沒有！」

「這件事我真想不透！」張永登以又急又恨的聲音說：「他會到那裏去了呢？」

「我猜想他在南部。」

「那末是有消息了？」張永登急急地問：「不然你不會猜想到他在南部。」

「這是我跟他幾個同學研究的結果。」

「你們怎麼研究的？」

「國林的同學，家都住在北部，最遠的住新竹；國林沒有去找過他們，他們沒有看到過國林，照這樣推想，他可能是到南部去了。」



「警察局怎麼說呢？」

「警察局發了通報到各縣市去查。不過這不是發現了什麼命案，要追兇手或者被害人的姓名；作爲例行公事來辦，效率總要差一點。」

「效率再差也不致於到這地步。」張永登憤憤然地說：「已經四個月了，不能說一點線索都沒有！」

邵漢良不響。

這一沉默讓他意識到自己的失態，找人找不到，總有原因在內，不能說四個月了沒有一點線索，便責備警察局毫無效率。而且語氣之間對邵漢良發脾氣，更是遷怒得沒有道理。

於是他放緩了聲音說：「對不起！我說得太急了。你不知道，一想到國林我心裏說不出的難過、焦急！」

「我知道你的心境。這也不是着急就能解決得了的，事緩則圓，慢慢來想辦法。你第一天回家，先不要想這些提起來叫人難過的事，好好休息幾天再說。」

張永登放寬了心想一想，話也不錯。好在自己身體已經自由了，撥出功夫到各縣市去找，總不致於一點眉目沒有。現在空自着急，徒亂心意，無補於實際，確是大可不必。

就這時，雲仙已端了菜出來。張永登幫着舖排餐桌，開始吃飯。

「沒有菜。」雲仙說：「漢良哥，你多喝一杯。」她看看她丈夫，「這幾年多虧漢良哥，要